

霍桑探案

催命符

程小青著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三版

霍桑案 催命符

實價國幣

四元

外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程小青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姚序

重慶的夏季長有惱人的燠暑，教人們憚於出門而且懶於做事，但一個經常使用腦力的人却又不習慣於這樣的「安閑」，因此，我不得不給廢置了的腦力尋覓一個側面的出路，而我就有機會去讀了五六百本的歐美偵探小說。

說起偵探小說，在我們的「壁壘森嚴」的新文壇上彷彿是毫無位置的。一般新文學家既不注意它們的教育的作用，亦無視它們的廣泛的力量，往往一筆抹煞，以爲這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兒；於是，「宗匠」們既不屑一顧，而新進者們亦無不菲薄着它們的存在。若干年來，偵探小說在我們國內雖然一直保持著大羣的老讀者，也一直爲更大羣的新讀者所需求，然而，就外國作品說，廿年前推崇柯南道爾，廿年後還是推崇柯南道爾；就本國作品說，則除了程小青先生的霍桑探案以外，更找不出第二種水準以上的作品。這種情形，即使不能說是什麼了不起的損失，但在一個真正喜歡偵探小說的讀者看來，

至少是頗有遺憾的。

因此，在今年夏天讀過了大批的新的偵探小說以後，我尤其固執地覺得偵探小說實有介紹（不論是翻譯或創作）的必要：第一，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裏所用的推斷的方法（deduction），這對於「不動天鈞」的人們實在是一種最好的教育；第二，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的精密的設計與謹嚴的結構，這對於習慣着凌亂無章的社會大眾應該有一種有益的唆示；第三，即就作品本身以言，近年來偵探小說的作家的進步實已遠超於柯南道爾之上，我們的不能再以福爾摩斯的智慧為滿足也正是一種重要的借鑑與啓發。而且，在事實上，偵探小說既有其廣大的讀者之羣（你要知道，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氏及此次歐洲戰場主將艾森霍華將軍都是偵探小說迷），則如何給與這一羣愛好深思的讀者以新的（進步的）滿足也不會不是出版界所願致力之事。祇要看看歐美出版界所刊行的偵探小說的數量，（它比其他的文學書籍更多，平均的銷路也更大），就可以明白這種「小玩意兒」儘管不被列入於文學界的偉大的收穫，却自有其不

容否定的社會教育的力量。

——上面的一些意見，在我這一次回到上海來以後，跟小青先生一見面就談到了。我自己固然覺得「卑之無甚高論」，而小青先生却欣然許我爲「知音」。他的霍桑探案，我是早已讀過了不少的；但當他送了我幾本近年的新著而一口氣讀了以後，我深深覺得他也像歐美的偵探小說作家一樣，近年的新的進步是可驚可佩的。若干年來，小青先生已寫下了幾十種長短不等的作品，不客氣的說，其中自有一部份顯得不夠深度（我是以歐美名家的偵探小說來做尺度的），但我敢說，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作品是高出於一般水準之上的，即比之前代的柯南道爾及今代的亞伽莎克麗斯丹（Agatha Christie）諸氏所作亦可毫無愧色。尤其在這寂寞萬狀的中國偵探小說之林中，他的「獨步」真是更爲難得而更可珍重了。

更有進者：從抗戰開始到勝利達成之間，上海文化界所遭受的壓迫與蹂躪

使人不堪回首。一般無行的文人，或爲敵僞作罪惡的鼓吹，或以筆墨事色情之誘惑，醜態畢露，穢跡久彰。而小青先生始終持正不阿，兀然無變；現在我們讀了他的「舞后的歸宿」，「活屍」這兩本書，還顯然看得見他的苦心與誠意。我總覺得每一個偵探小說裏的偵探的思想與行動，不單表見着作者的智慧，而且也表見着作者的正義感。從這一點說，小青先生的作品就應該還有另一種更高的評價。

事實上，我不是一個給小青先生的作品來寫序文的適當的人。不過，在老友의立場上，我一直知道小青先生的寫作偵探小說始終懷抱着一個高尚的動機，而在讀者的立場上，我更一直佩服小青先生的作品的從不粗製濫造，亦從不靠老牌子賣弄那些無聊的「血頭」。因之，我面對着這一套書，我願意給他一個祝福：

——祝福小青先生所賦予霍桑的智慧能夠在這一個罪惡滋多的社會中充分發揮着一種制裁的力量。

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之日，蘇鳳謹序。

霍桑探案

催命符

(袖珍叢刊之九)

程小青著

一 一張怪符

十月二十三日，傍晚五點鐘光景，我忽接到我的老友霍桑打來的一個看似輕鬆滑稽的電話。

「包朗，今夜裏你如果沒有旁的緊要的事，請向尊夫人請兩小時假，到我這裏來走一趟。我有一種奇怪的東西給你瞧。」

這句「奇怪的東西」，的確富於濃厚的引誘力。我當然也曾問過他什麼是奇怪的東西，他却賣關子似地偏不肯說，祇叫我到他那裏去細談。他還加上一句取笑的說話，如果佩芹方面不准給假，不妨叫伊親自去接電話，讓他代替我請假。其實我和佩芹結婚雖逾十載，夫婦間的感情，自信依然正常地持續，並不遜於未婚前的狀態，我也並不會感受過一般人所領受的「閹令森嚴」的滋味。我們都保守着互信互敬的原則，所以我們的行動，彼此都非常自由，不受絲毫限制，本無所謂請假不請假。這完全是霍桑的打趣，我不能不附帶聲明一句。但因這一點，我便料想這事情未必怎樣嚴重，因為霍桑既有閒心思打趣，那末他所說的奇怪的東西，那奇怪程度也可想而知，決不致有驚駭神祕的事

實。不料事實的演變，往往會超出人們理想的範疇。我這一番事前的推測，竟和實際的事實完全相反。這件案子發動時雖似近乎一齣滑稽的戲劇，但結局却竟出乎意外地驚駭動人！其實這回事不但出我意外，在霍桑的意識中，也同樣是料不到的。

這一天恰在「活屍」案結束的一星期後。我因着霍桑的授意，爲着解釋外界對於他的誤會起見，便把那案子提前記述。到這天傍晚時分，我已寫成了七章，本打算到外邊去閒散一下，恰巧霍桑來了這一個富於引誘力的電話。故而在晚餐完畢以後，便趕到愛文路七十七號去，瞧瞧他所說的奇怪東西。

深秋天氣，朝晚終比較有些寒意。我坐在黃包車上，一陣陣的尖風，彷彿挾着些針刺，竟刺透了我的那件春呢外套，使我打了幾個寒噤。但我一走進霍桑的辦公室後，他的含有溫意的笑容，和熱誠的招呼，便使我忘却了身體上的寒意。

他正坐在書桌面前的螺旋椅上，書桌上有一盞綠綢罩的電燈，此刻已移在桌子中央。電燈下面，攤着一本英文書。他從椅子上立起來和我握手，又笑着說話。

「你祇請了兩個鐘頭假嗎？是否可以延長些？」

「你別向我一味調笑。你自己如果需要一個給假的人，那末，你應得接受我那天給你的忠告，趕緊努力！」

我在書桌旁邊的一隻沙發上坐了下來，順手從書桌上的烟罐裏抽出了一支白金龍，

自顧自燒着。霍桑祇笑了一笑，並不答辯。他也重新坐在螺旋椅上，把那本攤着的英文書合攏來。我才瞧見那書脊上的金字，是本英譯的漢司格洛使的「檢驗應用科學」。霍桑忽舉手把書指了一指。

他說道：「這本書很有價值，可惜還沒有人譯出來。你總知道我們從前官廳方面檢驗屍體，祇靠着那些頭腦陳舊不學無術的仵作。直到現在，除了少數大都市已採用正式法醫以外，這班人還操着生死人命的實權。但在現在的科學時代，暴徒方面的智識既日新月異，這班人憑着些一知半解而大半限於傳統的迷信的經驗，又怎能應付？因此結果便——」

我耐不住插口道：「是的，這個司法上問題當真非常重要。但你今夜叫我到這裏來，是不是就要和我討論這檢驗科學的問題？」

霍桑又笑了一笑，也抽出了一支紙煙，緩緩用打火機打火。

他笑道：「唉，包朗，你的躁急的脾氣，畢竟一輩子也改不掉哩！」

我道：「但你明明說有一種奇怪的東西給我瞧啊。」

霍桑點點頭，伸手從那件章華出品的玄色嘩嘩的短褂裏，摸出那本光滑的皮面日記簿子來。他從日記簿中翻出了一張摺疊的白紙，授給我瞧。

我作疑惑聲道：「這就是你所說的奇怪東西嗎？」

霍桑啣着紙煙，輕描淡寫地點點頭。

「正是。你姑且把紙展開來瞧瞧再說。」

我的疑惑仍沒有消失，也許霍桑故意和我取笑。我一壁瞧瞧那紙，雖還沒有展開，但已見有鮮紅的顏色從紙背上顯露出來。我把那張摺成兩疊的紙，很小心地展開。我的眼光在紙上一瞥，果真有些驚異。現在我把那紙上的紅字，照樣印在下面：

符命催

我瞧了一回，不禁自言自語地說：「真奇怪！這不像是一道符。」

霍桑噴了一口烟，答道：「當然不是。道士先生畫符，得用黃表紙和銀硃。這卻是一張優等的舶來信箋，用的又是紅墨水。」

我又說：「字體也怪得很，又不像是什麼一筆草書。」

霍桑點頭道：「是的，我們如果要假定這法書的名稱。可以叫它符呪型的杜撰草書。但現在你且瞧瞧。你可識得出是什麼字？我知道你是個善讀當票草書的專家啊。」我把那紙仔細的瞧了一瞧，答道：「這並不難識，分明是『大輪特輪』四個字。那左旁一筆繞成的圈子，似乎算不得字。對不對？」

霍桑呼吸了兩口烟，微笑應道：「你的眼力真不錯。我費了兩三分鐘的工夫方才辨認出來，你却祇有一分鐘。但現在要請你推想一下，這張紙有什麼作用？」

我瞧那紙有八吋長，五吋闊，是一種西國的信箋紙，紙質純白堅實，並無線紋。那四個字是用毛筆蘸了紅墨水寫的。紙上除了這四個奇怪的符型字以外。並無其他字跡，紙的背後也潔白無字。

我說道：「這紙的來歷怎樣，我還不知道，怎麼能憑空推想？」

霍桑又微微笑了一笑。「不錯，我當真先應給你一個說明。你還記得有一個楊春波嗎？」

我想了一想，答道：「我記得他。他不就是『第二張照』案中的主角？」

霍桑道：「是的——不，他不是主角，祇是一個配角。那案中的主角是那個不能忘懷的王智生。楊春波本來也是一個患過色情狂的紈袴兒，在『第二張照』一案中，我曾利

用他解決了那陰險的王智生。他倒對於我很有好感。自從那件事情結束以後，楊春波竟把我當做一個顧問看待，曾好幾次把難問題來請我解決。這一張紙也就是他拿來的。」

「可是什麼人寫給他的？」

「不，那是寫給他的朋友的。」

「他的朋友？誰？」

「我也不知道，他不肯說。他說他有一個患難朋友，憑空裏接到了這一張紙，不禁由驚異而害怕起來，故而他把這張紙拿來，叫我推測一下。」

「就是這一張紙嗎？有沒信封？」

「當然有的，但他的朋友因着顧忌什麼，連姓名都不肯宣露，故而不曾把信封交出來。」

「奇怪，這樣子無頭無尾，怎麼可以瞎猜？霍桑，我看他不但當你是問難質疑的顧問，簡直把你看做神祕的測字先生哩！」

霍桑努起嘴唇，吐出了一長縷煙霧，皺眉說：「是啊，因這個緣故，我才請你來討論一下。」

我默默地呼吸了一回煙。「你想楊春波會不會和你開玩笑？」

霍桑搖搖頭。「那可以保證不會。他還告訴我，他這個朋友曾救過他脫離一種危

險。有一次，他們倆從回力球場裏出來，半路上忽遇見兩個「剝豬獠」相好。那晚上楊春波恰巧贏了六七百塊錢，被一個匪徒用手槍劫持着，已失却了活動能力。另一個匪徒正要搜摸他的衣袋，他的那個朋友竟不顧危險地踢去了那匪徒的手槍，揮拳把他們打倒，才得轉危爲安。因此，楊春波和這人雖相識沒有好久，却已成了知己。這一次他的朋友接到了這一張莫明其妙的怪符，心中很驚惶不安。楊春波便自告奮勇地代替他解決這個疑難。他就把這張紙拿來給我。」

我一壁吸煙，一壁低頭尋思，室中便形成一片靜默。

一回，我說道：「有些意思了。這個人既然在回力球場裏出進，當然是善歡賭博的；合着這『大輸特輸』的四個字，不是有些關係了嗎？」

霍桑應道：「正是，你的見解不錯。『賭博』和『輸』，當然是有密切的聯繫的。可是他們認爲最奇怪和驚惶的一點，就是這咒語竟會應驗。」

「應驗？怎樣應驗？」

「據楊春波說，他的朋友在雙十節的早晨接到這一張紙，起初還不放在心上。不料他當日到江灣跑馬場去，竟輸了五百多塊。十三日晚上，他又在跑狗場裏輸錢；隔了兩天，他果然又大輸特輸。因此，那朋友才駭怕起來，認爲這真是一道符咒，而且真有什麼神祕作用。今天早晨楊春波把這張紙送來的時候，他就問我這符咒裏面是否含着什麼

法術。你想有趣不有趣？」

「他的朋友可也認識這四個字？」

「認識的，這四個字寫得原很明顯。」

「那末，他的輸錢或許是偶然的機緣，或許是他的心理作用，因為他的心理上假使早存着輸錢的恐怖，無論買馬票或狗票，他的意志既然愉悅，計算自然便不能像往日一般地準確。這樣，輸錢也就是當然的結果。」

霍桑把他的身子在椅子上旋來旋去，又把紙烟的灰湊到烟盆上彈去了些，然後才很從容地答話。

他說道：「對，這神祕的問題，我已經照樣給楊春波解釋過。我也建議也許是朋友們的戲弄，可是他還是疑信參半。現在我們要討論的，就是從這張紙上推想，那個寫這咒符的人是一個什麼樣人。」

我想了一想，答道：「這個人的動機如果不是遊戲，倒是一個陰謀多智的人物。因為他知道楊春波的朋友喜歡賭博，喜賭的人大半迷信。那人就對症發藥，利用了這符咒傷害他的精神。你以為對不對？」

「這一點我完全和你同意。」

「你有沒有別的補充？」

「他是一個有新智識的人。他一定懂得變態心理。」

「很對，他用的紅墨水和這種上等的西國信箋，也可以證明他是一個摩登人物。」

「是的。你再瞧瞧這張紙，或許還有些補充的見解。」

我把那張紙拿到燈光裏照了一照，完全一色，並無花紋和字母。我搖了搖頭。

霍桑道：「你總知道普通的狹信箋，似乎還要長些，大概在八吋半或九吋。這張紙似乎短了一吋。你若再仔細些瞧，紙的下端分明用機器刀切齊，上端却並沒有膠水的黏貼痕迹，是用快刀裁齊的。那人爲什麼要把紙裁去一吋呢？莫非這信箋上本印着有關的機關名稱，或者竟是他自己的姓名，他爲掩藏真相起見，特地裁去的嗎？」

我贊同道：「這理解很近。假使這信箋不是他借用的而是他自己的用箋，那末，我們可以假定那人也許是一個自由職業的人。」

霍桑應道：「是啊，那些新式的律師，教員，醫士，美術家，和一部份大學生，才會有這種精緻的印姓名的西式信箋。」他略略沉吟，又改了口氣說：「不過這猜想未必準確。我們若能弄到那個信封，那就比較有些把握了。」

我的好奇心這時已引動了些。「我覺得這裏面也許藏着什麼陰謀。我們如果能費一番工夫偵查，說不定可以發現些有趣的資料。你何不把楊春波找來，勉強他把真相說出來？」

霍桑搖頭道：「這個不會見效。但我想這件事還有後文，我們用不着心急。不過你不要抱着過高的希望。須知那個寫這符咒的人，幹不出什麼驚人大事的。」

我頓了一頓，問道：「何以見得？」

霍桑忽反問我道：「你可曾研究過咒詛心理？」

我不知道這句話的用意，瞧着他搖了搖頭。

霍桑道：「咒詛的作用，無非是用一種廉價的方式，發洩人的忿恨的情緒。譬如王家的小三子，吃了李家大六子的虧，那小三子自知沒有力量報復，心中又不服氣，便拾了一塊牆泥，悄悄地走到李家的門上去，寫上「李某某大小五車」。這樣，這王小三子便可吐一口氣，他的報復手段就算實施過了，他的忿恨的情緒也算有了發洩。包朗，你想，如果這一回事不屬於遊戲性質，存着這種心理的人，可能在實際上幹得出什麼驚人舉動？」

霍桑這番解釋使我不能不加承認。同時我聯想到那些「徒託空言而不知實幹」的標語，也無非是這種心理的另一方面的表現——象徵着幻想的慾念。近年來我們所耳聞目見的種種標語，也不無有着這種傾向。想起了這傾向會有影響一般民衆心理的可能，不禁有些兒不寒而慄！

我們靜默了一回，我又想起了一個問句

我道：「霍桑，我們在這一方面既然推車撞壁，沒有方法進展，何不從另一方面推想一下？你想那楊春波的朋友又是一個什麼樣人？」

霍桑道：「他有錢在賭場裏揮霍，又能和楊春波這樣的人結成知己，可見至少也是一個『執袴子』；那一次，他能不顧危險，替朋友出力，又可見他的性情必很剛暴。有了這種性情，容易得罪他人而引起人家的怨恨，也是當然的結果。這是我從所知道的事實上推想而得到的結論，你可贊同？」

我還沒有回答，忽見霍桑突的坐直了身子，他的目光停住在書桌上的綠色的電燈罩上。接着他從螺旋椅上立起身來，發出一種驚駭的呼聲。

「包朗，你所希望的資料也許有新發展哩！我聽得出那是楊春波的汽車聲音啊！」

我歛神一聽，果真聽得嗚嗚的汽車聲音從東而至，這時候果真已在門外停住。

二 是吉是兇

我的精神頓時提振了許多。當施桂走出去開門的時候，我抱着無限的希望。霍桑早已把辦公室的門拉開。一分鐘後，我便聽得急促的皮鞋聲音，穿過了外面的水泥徑走進甬道裏來。那楊春波一走到辦公室的門口，便伸出手來拉住了霍桑的手，很熱烈地牽動